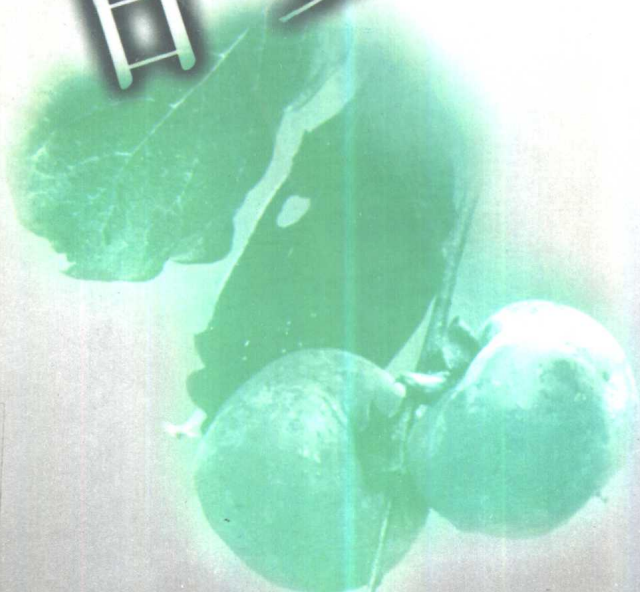


YU GUANG ZHONG

余光中诗歌选集



白玉苦瓜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余光中诗歌选集

2

白玉苦瓜

飛

詩集自序

余光中

(战火光中)

廈門大學外文系二年

又乘船西去香港。海天茫茫，

083693

少年地未想到，他这一去，将有

真等到一九九二年才再踏上

不是别的少年不是别人，是我。第二年夏天

乘船离开香港，这一次是向東了，来了台湾



女子学院 0028636

●版权专有 有违必究●

余光中诗歌选集 (二) 白玉苦瓜

本选集的全部作品由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
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独家授予

作 者：余光中

责任编辑：安春海

责任校对：安春海 文内题字：刘世国

装帧设计：魏国强 题图尾花：跃春 丽英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140千

印 张：11.625

版 次：1997年8月第1版

印 次：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 000

书 号：ISBN 7-5387-1142-2/I·1099

定 价：68.00元 (全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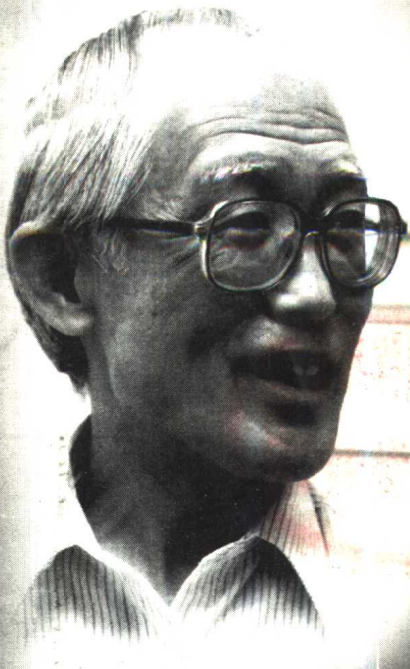
登陸，我也絕未料到，以後的歲月大

先在海島。我這一生，註定有兩個大陸

島。一個是舊大陸，在中國。一個是新

美國。一個島是台灣，半個島是九龍。

中國居三，在台灣，先後都有



本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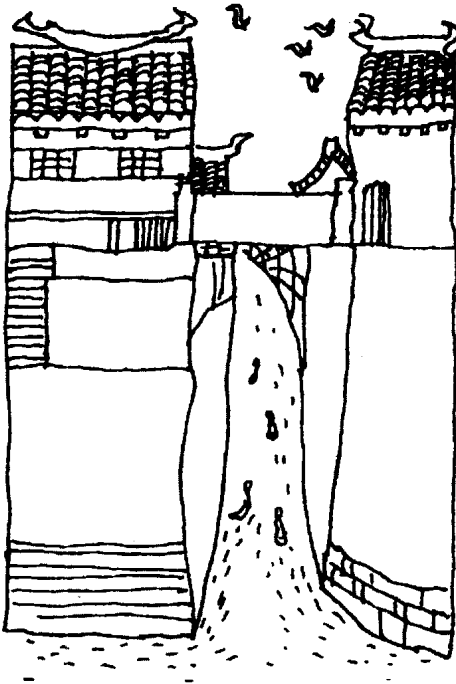
是我生命的地圖了，說得形而上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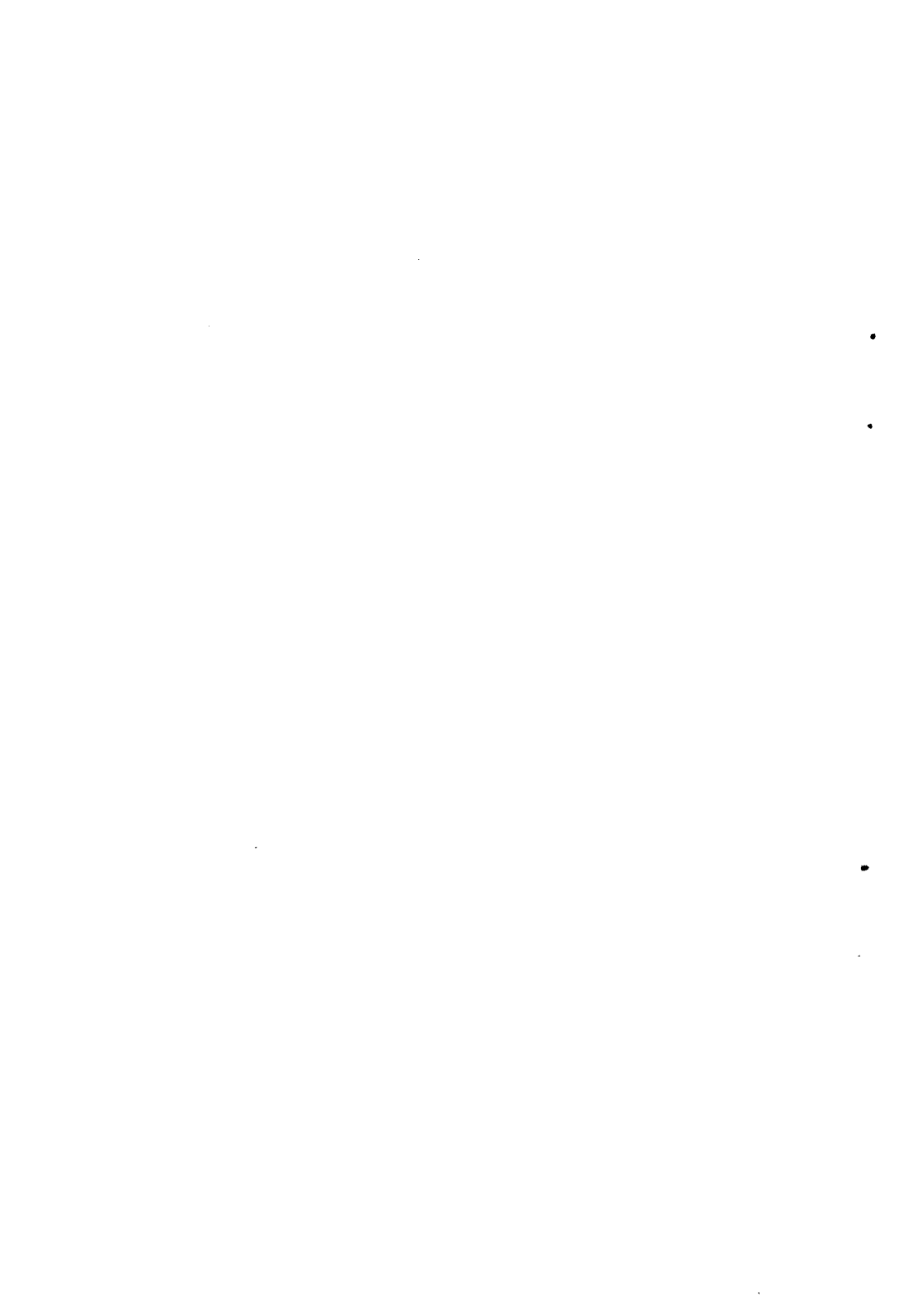
余光中诗歌选集（二）

总 目

五陵少年	(1)
敲打乐	(65)
在冷战的年代	(123)
白玉苦瓜	(211)
天狼星	(307)

五陵少年





目 录

新版序	(5)
自 序	(7)
坐看云起时	(11)
敬礼，海盗旗!	(12)
吐鲁番	(14)
大度山	(16)
占星学	(17)
放逐季	(19)
四谷怪谭	(20)
九月以后	(22)
台风夜	(23)
五陵少年	(24)
第三季	(25)
时间的问题	(26)
恐北症	(27)
圆通寺	(28)
燧人氏	(29)
马金利堡	(31)

4 五陵少年~~~~~余光中诗歌选集

冰 岛	(32)
天 谴	(33)
重上大度山	(34)
远洋有台风	(36)
登圆通寺	(38)
狂诗人	(39)
植物园	(41)
怀夏菁	(42)
蜜 月	(44)
啊！春天来了	(46)
春天，遂想起	(48)
瞥	(50)
凯旋式	(51)
森林之死	(53)
黑云母	(57)
史前鱼	(60)
月光光	(63)

新版序

在出版的顺序上，《五陵少年》是我的第六本诗集。文星版初版于1967年，后来文星书店歇业，1970年底，我还在丹佛客座的时候，传记文学社又把它编入《爱眉文库》内印行。近年来《爱眉文库》久已绝版，读者搜购不便，乃改交大地出版社印行新版。我右手缪斯的第六胎孩子，有这么一段凄楚的身世。但愿姚宜瑛女士善待六郎。

《五陵少年》里的30多首诗，都是1960年初春到1964年初夏之间的作品。那四五年间，我的作品既多且杂：有新古典风味的小品早在1964年便收入了《莲的联想》，而一些实验性的长篇，例如《气候》、《大度山》、《忧郁狂想曲》、《天狼星》，则要等到1976年才收入洪范版的《天狼星》一书。

那几年正是我风格的转型期。大致说来，《莲的联想》（写于1962年夏天至1963年春天）以前是我的现代化实验期，到了《莲的联想》，便算是进入新古典时期了。可是早在1960年底，本集《圆通寺》一诗的分段形式和语言风格，已经露出了《莲的联想》的先机，而晚至1963年4月，紧接在《莲》集之后，我竟又写出《忧郁狂想曲》这么飞扬跋扈的诗来。甚至到了1964年初夏，在《莲》集之后一年多，还有《史前鱼》这么玄想的作品。可见一个人诗风之变，绝非抽刀断水，挥戈回日那么爽快，而是欲进还退，作反复之驰突，呈回旋之发展。

083693

6 五陵少年 ~~~~~ 余光中诗歌选集

本集各诗的来龙去脉，在旧版的《自序》里早已约略自剖过了，不必赘述。不过在14年前，许多诗人仍然恋恋于西化文风之际，此集却以《五陵少年》这么鲜明的古典形象命名，足证明我回归古典的决心。而标题之作《五陵少年》一首，写于1960年秋天，竟已有这样的句子：

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泪中有大禹
我的耳中有涿鹿的鼓声

现在回顾起来，也还虎虎有生气，不用“自悔少作”。随便指摘现代诗全盘西化的人，也许应该坐定下来，好好阅读以往的文献吧。

1981年仲夏于厦门街



自序

纳入《五陵少年》的这30多首诗，完成于1960年初春到1964年初夏之间，也就是说，都是我留美回台后迄赴美讲学前那一段日子的作品。5年间写的诗，当然不止这些。其中一些新古典风味的抒情诗，一些“现代词”，已经收进了《莲的联想》。一些长诗，例如《天狼星》、《气候》、《大度山》、《忧郁狂想曲》等，将辑成另一个集子。

这30多首作品，当初发表时，有的在全岛的大报，例如《联合副刊》，有的在读者仅百人的 élite 刊物《蓝星诗页》；虽是同一个缪斯所生，而所适或显或微，遭遇甚不相同。例如其中《月光光》几首，颇为读者所知，而《吐鲁番》、《恐北症》几首，在《莲的联想》的读者之中，恐怕连听都没人听说过。现在这些东飘西泊的孩子，一齐回到母亲身边，且住在同一个封面之内，这种喜悦，只有母亲自己才能领受了。

不过，这些孩子的个性也真不同。我的诗集之中，恐怕再找不出第二种像《五陵少年》这么风格庞杂的了。《五陵少年》之中的作品，在内涵上，可以说始于反传统而终于吸收传统；在形式上，可以说始于自由诗而终于较有节制的安排。早一点的几首，像《敬礼，海盗旗！》、《吐鲁番》、《五陵少年》、《越人氏》、《天健》等，或狂，或怒，或桀野，或凄厉，都有那么一点独来独往的气概。晚一些的，则渐渐缓和下来，向不同的方向探索。《圆通寺》是一个方向。《黑云母》又是一个方向。《圆

通寺》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转变：那种简朴的句法和三行体，那种古典的冷静感，接通了去《莲的联想》之曲径。最后几首。像《黑云母》、《史前鱼》、《月光光》，已经展示出一种渐趋成熟的圆融感。我常常想：如果那时我不赴美，也许继续发展下去，与目前的风格将不很相同。

因为在二度赴美的前夕，我感觉自己在散文的创作上也渐渐有点 eureka 的迹象。我的诗和散文，往往有一胎二婴、一题二奏的现象。例如一个婴孩的天逝，倒映在诗上，是《黑云母》，在散文上，便成为《鬼雨》了。同样地，《马金利堡》是《塔阿尔湖》的前奏；《史前鱼》是《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倒影。自从开始现代抒情散文的创作以来，面临一个题材，左右手的缪斯往往要争论许久，才决定应该由左手的缪斯或右手的缪斯去处理。如果决定是用散文，则我将喘一口气，怀着轻松而宽容的心境欣然启程，知道此行是一种跳伞的下降，顺风，且必然着陆。相反地，如果决定用诗，我必定紧张而且恐惧，因为已经抵达喜马拉雅之麓，举目莫非排空的雪峰，知道此去空气愈高愈稀，踏脚之地愈高愈少，美丽与危险成正比例。

艺术家对于自己风格的要求，似乎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一是精纯的集中，一生似乎只经营一个形式；另一类是无尽止的追求，好像木星，乐于拥有 12 个卫星。雷努瓦、莫地里安尼属于前者；毕加索属于后者。我的个性也倾向后者。同时，我更相信，凡是美，凡是真正的美，只要曾经美过，便恒是美，不为另一种美所取代。在这样的信仰下，我写了《吐鲁番》，也写了《圆通寺》，创造了《史前鱼》，再创造《月光光》。我不愿站在《吐鲁番》那边，说《圆通寺》太古典；或是站在《圆通寺》这边，说《吐鲁番》太猛烈。我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关于个别作品，有几篇应该交代一下。《四谷怪谭》原来

是一个日本电影片名，内容非常怪异。《圆通寺》是作者母亲骨灰寄存之地，现在那一撮灰已经在碧潭落土。《恐北症》中所说的书斋，供我写作已达14年，我的大部分作品皆在其中完成；惟此室北向，为阳光所不及，我在《书斋·书灾》一文中戏呼之为“背日葵”。《第三季》是意外之作：当时我编《蓝星诗页》，准备出一期女诗人专号，安排良久，仍缺一首，便虚拟了这么一篇，以聂敏的笔名，在蓉子和夏虹之间，秘密地公开出来。聂敏者，匿名也。也许这名字里隐隐约约地有一个好灵好灵的女孩子，也许那首诗，以一个初叩诗坛之门的女孩子而言，也算写得不坏了，总之，发表以后，曾令某些有胡子的诗人蠢蠢不安。梦蝶、介直、周鼎诸汉子对“她”的赏识之中，似乎透出一点非非之想，甚至有人写《第五季》相和。这也可以算做编辑的一种份外的乐趣了。因记于此，免得有人控我窃据女诗人作品。《蜜月》一首，有意无意间，要跟康明思别别苗头，才发现这种“文字的立体主义”(verbal cudism)，到底是那位诗坛顽童的特技，不容易超越的。《警》原名《不祥九行》，曾发表于《文星》，最近重新改写。“黑云母”实有其物，是一种有白纹的矿石，可以暗示夜空，而黑母也可以暗示不幸的母亲。《月光光》在皇冠发表时，原名《恐月症·恋月狂》。现改今名，比较吻合诗中童谣的味道。我自己相当喜欢这首如歌的诗，因为它的自然和神秘，因为它的接近本能，因为它一个典故和专有名词都没有用，所以是“超文化的”。《凯旋式》虽有先天性的缺陷，我仍然对它有一点溺爱，数割而仍予保留。《重上大度山》是我在东海大学开现代文学课那一年写的。诗中的小叶是叶珊，聪聪是少聪，当时两位情人都在那班上。至于“星空，非常希腊”一行，曾被一些头脑密不通风的乡下人指指点点了很久；在3月份的《幼狮文艺》上我已经略略谈过这问题，不想

在此浪费时间了。

5年，不算太短的日子。当我写《五陵少年》最早的几篇作品时，好几枝犀利的诗笔，黄用的笔望尧的笔，仍非常多产。到我写其中最后的几篇时，那几枝笔早已搁下来了。这真是何等可惜的事。所谓“头脑外流”，非但科学界如此，文学和艺术也是一样。近10年来，我们有不少潜力富厚的诗人和小说家，飘蓬散萍般流失海外，严重地减弱了岛内现代文学运动的力量。新人虽然不断出现，间亦不乏俊才，但大致说来，模仿仍多于创造，文字的感觉也似乎愈来愈粗，并不能补偿前人所遗的空缺。时常，我想念1957、1958年的那一段日子，那一段色彩绚烂的小规模的盛唐，那时，台北盆地盛着好丰满的春天。

那个美好的季节，并没有维持得多长。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似乎是：理论的负荷压倒了创作，演成喧宾夺主之势，以致作者们忙于适应所谓现代主义的气候，而未能表现自己内在的生命。许多诗人，为了要服现代主义的药丸，而装出咳嗽咳得不轻的样子，咳久了之后，也就成了习惯了。对于一个诗人，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有怎样的经验，我该怎样去表现那种经验，而不是别的诗人有怎样的经验，怎样去表现，以及要做一个现代诗人就应该如何如何等等。企图用理论来支配创作，是愚蠢的，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创作必然僵化，甚至窒息。至于生吞活剥，而欲将自己也没有消化的外国理论加在诗人们的头上，为害的程度就更严重了。诗人们如果能够多读生命，少读诗，或者多读诗，少读理论，或者，读理论而不迷信理论，那就是创作的幸福了。

1967年4月16日

厦门街闹书灾的书斋

坐看云起时

坐看云起时，秋之昙日屡目我
以白眼与青睐。我遂遥念阮籍
念他每行至第三世纪的穷途
辄恸哭如我，如我坐在
不知江南是什么的相思树下，看云起时

看云起时，善变的太空能作青白眼
看今之白我者，昔曾青我以晴朗
看云起时，谁在作青白眼
我并未恸哭，并未恸哭如魏人
我适行到水穷处，疑无路
遂坐看云起，测风的方向

云起时，一切在变，宇宙在作壁上观
观昙的幻想如何成形，如何合，如何分
如何自无中生有，如何善遁
当我闭目看一只归鸟
如何泳入荡胸的层云
当梦跌碎在玻璃表面，自泰山

1960年1月16日

敬礼，海盗旗！

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是我们
豪华的大客厅瞪我们以愤怒的眼镜
以双眼镜，以单眼镜，以哈巴狗的瞳仁
一位贵妇当场昏厥，找不到嗅盐
而小公主，小王子们都哭了
说童话被我们踩碎了，拼不起来
而我们不负责这样的悲剧
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是我们

把公爵夫人的衬裙撕下来
把她的画眉笔画一面骷髅旗
把刺花纹的手臂量宫娥们的腰
且袒露胸前的虬毛，向那些处女
揭掉伯爵的假发，拭我们的弯刀
让他的秃顶终于水落石出
轮流吸他的鼻烟，做一个鬼脸
同时展览卵石一般的白齿
这样的悲剧恕我们不负责收场